《社保降费如何影响企业用工结构？》附录

附录 1 样本筛选过程、平行趋势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等

附表 1 样本筛选过程

样本筛选过程	**观测数**	**公司数**
以2014年至2023年A股上市公司为筛选起点：	**39908**	**5544**
剔除金融行业的观测值	38955	5445
剔除ST、*ST公司的观测值	37860	5440
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或者小于0的异常观测	37715	5431
剔除变量缺失的观测值	28377	3157
最终观测数	**28377**	**3157**

附表 2 平行趋势检验

	系数	***t*值**
Treat×Pre4	0.0148	0.4996
Treat×Pre3	-0.0552	-1.2182
Treat×Pre2	-0.0500	-0.7883
Treat×Pre1	-0.0840	-1.6204
Treat×Currrent	-0.1127**	-2.2769
Treat×Post1	-0.1545***	-2.9293
Treat×Post2	-0.1353***	-2.8601
Treat×Post3	-0.1445***	-2.8070
Treat×Post4	-0.1190**	-2.2590
控制变量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样本量	28377	
Adj. R^2	0.7187	

附表 3 替换变量衡量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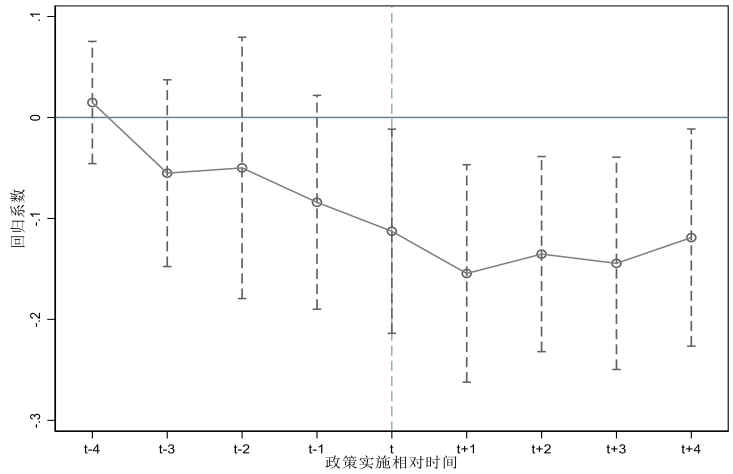
	(1) **哑变量**	**(2)** **工时指标**	**(3)** **相对指标**	**(4)** **替换分组指标**
	OS_Dummy	*OS_Hours*	*OS_PayRatio*	*Outsource*
Treat×Post	-0.0296** (-2.2382)	-0.0026*** (-3.0426)	-0.0044** (-2.1466)	
Treat_All×Post				-0.0943*** (-4.387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28377	28377	28377	28377
Adj. R^2	0.6695	0.7285	0.7186	0.7285

附表 4 其他稳健性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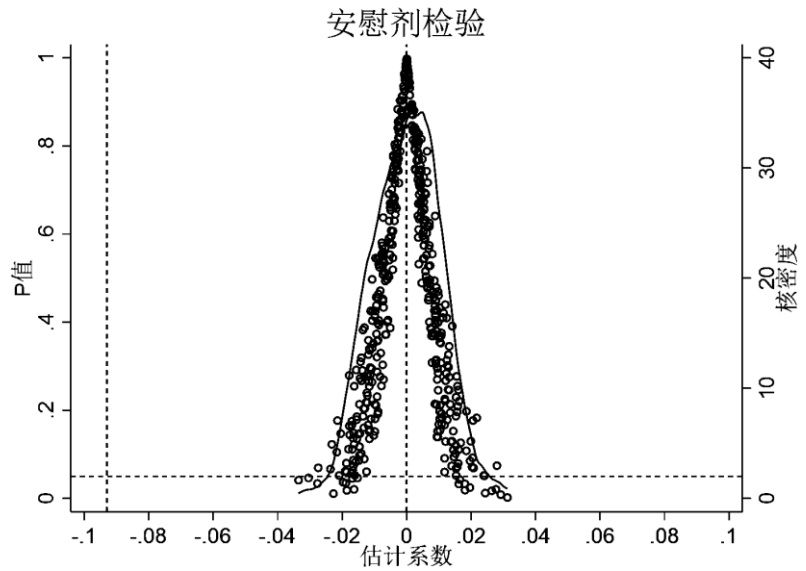
	（1） **熵平衡回归**	**（2）** **控制其他** **社保降费政策**	**（3）** **控制其他** **优惠政策**	**（4）** **控制省份差异**
	Outsource	*Outsource*	*Outsource*	*Outsource*
Treat×Post	-0.1392*** (-3.3650)		-0.0703*** (-2.9127)	-0.0839** (-2.6679)
Treat_EI×Post		-0.0632** (-2.700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其他四险	No	Yes	No	No
其他政策	No	No	Yes	No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省份×年度固定效应	No	No	Yes	Yes
样本量	28377	21107	26275	17501
Adj. R^2	0.6733	0.8049	0.7201	0.6996

注：回归（2）中其他四险表示分别控制了企业实际失业（*Unemp_Ratio*）、生育（*Mat_Ratio*）、工伤（*Inj_Ratio*）以及医疗（*Med_Ratio*）保险缴费率；回归（3）中其他政策包含企业实际税负（*TaxInc*）、政府补贴（*Subsidy*）和债务融资成本（*Debtcost*）。



附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附图 2 安慰剂检验

附录 2 正文未报告的变量具体计算过程

（一）劳动密集度

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倪骁然和朱玉杰，2016；许红梅和李春涛，2020），我们采用员工总薪酬的自然对数除以营业总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的劳动密集度（*Labor_Int*），然后按照企业劳动密集度（*Labor_Int*）的中位数将样本分成两组，分别进行回归。

（二）社保缴费基数负担

参考杜鹏程等（2021）等研究的做法，社保缴费基数负担（*Base_Pressure*）衡量方法为企业所在城市的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与当地的最低工资之差取对数，再比上当地人均 *GDP* 的对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Base_Pressure* 值越高，表明企业社保缴费基数负担越大。然后，我们根据企业在社保降费政策冲击前 1 年（2018 年）的社保缴费基数负担（*Base_Pressure*）的中位数划分样本企业。当企业在社保降费政策冲击前的社保缴费基数负担（*Base_Pressure*）小于等于样本中位数时将其划分为低社保缴费基数负担组，反之则划分为高社保缴费基数负担组，并分别进行回归。

（三）社保征管强度

由于我国绝大多数省份施行了社保费税收部门征收制度（唐珏和封进，2019），社保费具有“准税收”的形式（许红梅和李春涛，2020），为此，本文将税收征管强度作为社保征管强度的代理变量，参考陈德球等（2016）等研究的做法，我们采用以下模型进行估计：

$$T_{i,t}/GDP_{i,t} = \beta_0 + \beta_1（IND1_{i,t}/GDP_{i,t}）+ \beta_2（IND2_{i,t}/GDP_{i,t}）$$
$$+ \beta_3（OPENNESS_{i,t}/GDP_{i,t}）+ \varepsilon_{i,t} \quad （A1）$$

其中，$T_{i,t}$ 是企业所在城市的税收收入；$GDP_{i,t}$ 为企业所在城市的 GDP；$IND1_{i,t}$ 和 $IND2_{i,t}$ 分别为企业所在城市的第一产业产值和第二产业产值；$Openness_{i,t}$ 代表地区开放度，等于企业所在城市年末的进出口总额。我们将各地区的上述数据代入模型回归，得出估计的相关系数，然后计算出 $T_{i,t}/GDP_{i,t}$ 的预期值。社保征管强度等于 $T_{i,t}/GDP_{i,t}$ 的实际值和预期值的比值，该比值越高，则表明当地社保征管强度越大。

（四）“六稳”、“六保”相关变量

企业实际税负（*TaxInc*）通过企业当年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去当年的税费返还再比上企业的营业收入衡量；政府补贴（*Subsidy*）通过企业当年获得的政府补贴比上营业收入衡量。企业实际融资成本（*Debtcost*）通过企业利息支出比上企业短期与长期债务的平均值衡量。

参考文献

[1] 陈德球，陈运森和董志勇，2016，《政策不确定性，税收征管强度与企业税收规避》，《管理世界》第 5 期，第 151~163 页。

[2] 杜鹏程，徐舒和张冰，2021，《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改革的经济效应》，《经济研究》第 6 期，第 142~158 页。

[3] 倪骁然和朱玉杰，2016，《劳动保护，劳动密集度与企业创新——来自 2008 年《劳动合同法》实施的证据》，《管理世界》第 7 期，第 154~167 页。

[4] 唐珏和封进，2019，《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经济研究》第 11 期，第 431~447 页。

[5] 许红梅和李春涛，2020，《社保费征管与企业避税——来自《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证据》，《经济研究》第 6 期，第 122~137 页。